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王水照 朱刚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王水照 朱刚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诗词文选评/王水照,朱刚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2012.5重印)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ISBN 978-7-5325-5958-9

I. ①苏… II. ①王…②朱… III. ①苏轼(1036~1101)—诗词研究②苏轼(1036~1101)—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5176号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苏轼诗词文选评

王水照 朱刚 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1 字数 158,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5,301—8,600

ISBN 978-7-5325-5958-9

I·2365 定价:29.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王运熙 王兴康 王维堤 史良昭
吕 健 孙 逊 朱怀春 李国章 张晓敏
张善文 赵昌平 袁行霈 钱伯城 徐洪兴
高克勤 郭豫适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
傅璇琮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六十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上一世纪，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并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接受习惯，因此本世纪初，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文史哲经典读本”，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文史哲经典读本”集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文史哲经典读本”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或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

内容并作诠解，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文史哲经典读本”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该套丛书问世近十年，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为了延伸其影响，本社特于其中选取文学十种，历史五种，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重新排版装帧，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名之为“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以飨读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6月

导 言

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

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之一

一位画家朋友请苏轼为他的画雁题诗，苏轼起笔便写下了以上的四句。意谓：鸟类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旦有人出现，就会有所警觉，随时准备飞走，那么，其无所担忧、自由自在的真实姿态，只在无人的场合才会展现；另一方面，画家要画出这自由自在的真态，却必然要去观察，而一旦有画家在场，雁鸟的真态便不会展现。画家应如何去观察，才能得到雁鸟的真态呢？

这真是一个艺术的悖论：艺术家追求着真实和自由，希望能够表现这真实和自由，然而，正是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妨碍了真实和自由的展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一切自然物都产生贪饕之心，从而使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被割裂，自然的真态被自己障蔽起来，无法看到。那力图掀开这层障蔽的人，是否都知道障蔽正是来自他自己呢？

如此说来，人竟是一种无用且有害的东西。为我们所赞叹的自然之美，是自然的“无人态”，即不受人干扰的自然的本态，人的出场在这里岂止是破坏而已？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失败，使人成为一种本不该有的东西，则人生的意义又该从何处去追寻呢？

其实，比起和自然的相处来，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似乎更为失败。现

代人经常慨叹“人心不古”，可能以为古人的情形要好一些，但生活在宋代的苏轼就曾如此慨叹处世的艰难：“我少即多难，遭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次前韵寄子由》）因为处世的艰难，竟觉得不足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延续着的煎熬，犹如用力拉开一张强弓，一点一点地拉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吃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样的慨叹出现在以豁达乐观著名的苏轼笔下，令人感觉活着好像真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那还谈得上人生意义的追寻吗？

然而，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创造他的作品，其创造的一生经常被我们形容为对人生意义的追寻的历程。苏轼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关于他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还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那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之中，而回首一笑，渺然如梦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究竟他如何解开由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人”的悖论呢？相比于概括其创作经验，揭示其艺术特征，确定其历史地位等等“文学史”的标准课题来，走进他的人生，走进他的世界，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如果可以从而领略到他追寻一生的结果，那会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吧。

如果你听惯了“乱世出诗人”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论调，则面对苏轼不免会无话可说，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不但不属山河破碎的乱世，而且正是太平富裕的北宋盛世；如果你以为古代作家的创作动力一定是封建社会士人的怀才不遇，那在苏轼身上也显然错了，科举入仕的一帆风顺，兄弟同朝的意气飞扬，皇帝、宰相、老师的赏识，朋友、学生、子弟的仰慕，金殿议政，北门拟诏，旧时代文人的梦想不过如此而已。拥有了这一切的苏轼，即便也有赤壁矶头的贬居，沧海鲸波的放逐，亦是宦场沉浮的常情，不能一概地说“不遇”了。平心而论，盛世何负于诗人？完备的教育体系、优越的读书环境、拥有书籍购买力的读者，以及稳定的创作交流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乱世文人而言都只是遥远的梦想，而社会整体在安定发展的态势下所呈现的丰厚的文化积累，无疑是那种登峰造极的艺术所必要的依托。如果说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杜甫的诗歌，那么没有“开天盛世”也同样不会有杜甫的诗歌。对于苏轼

来说，北宋百年太平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士大夫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使他的艺术之旅在出发的时候便拥有了很高的起点。而与那些真正怀才不遇、终生潦倒的文人相比，曾经进入权力中枢而且一生都卷在党争漩涡之中的苏轼，当然更了解政治。集权社会造成了文艺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造成了人们了解政治事件的权力不平等，苏轼笔下描绘的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对一般人来说大多是高层的“秘闻”，他们既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当然就不可能加以真实的刻画，而这类题材在中国文学中的分量之重轻，可谓尽人皆知，毋庸多论。

所以，并不是乱世或者怀才不遇才造就大作家。因为山河未尝破碎，身世也会有沉浮；仕途有顺有逆，敢于追求真实的人不会停止他的思考。一位哲人说过，人是一支会思考的芦笛。人生遭遇的处境，大多不是本人能够决定或改变的，但是否认真去感受，去思考，却决定他是否迷失，而只有不迷失于外界的人，才能寻找到内在的永恒。“我思故我在”，思考才是真正的生存。苏轼有时感叹：“人生识字忧患始。”所谓的“识字”，实际上是指学会了思考，而感受到“忧患”，正是因为清醒。他也曾在《洗儿》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愤激的话表达了清醒者的痛苦，但毫不夸张地说，清醒者的痛苦，才是艺术之根。

太平的时代也并不十分宁静，与其他时代一样，苏轼的时代里也有许多事情在发生。这些事情或大或小，与他的个人生活历程交织在一起。表面看去，这些事情决定着苏轼的人生波折；但深入的观察会令我们不断地亲近那一幕幕人生活剧的主人公，他的贯穿始终的人生思考才是他留下的真正的生命痕迹。而这本小书的目的，也就是从他的各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去探寻这生命痕迹，去重温那个在我们千年以前的生命的思考。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导 言	1
一、苏贤良的雪泥鸿爪 (1037—1068)	1
白帝庙	6
策略一	10
贾谊论	14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	
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19
和子由澠池怀旧	22
王维吴道子画	24
二、变法风潮中的京师内外 (1069—1071)	27
石苍舒醉墨堂	32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34
上神宗皇帝书(节录)	37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选一)	41
龟山	44
三、从二千石到阶下囚 (1072—1079)	47

戏子由	52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一)	56
送杭州进士诗叙	58
赠孙莘老七绝(选一)	61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63
山村五绝	66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70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7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74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77
百步洪二首(选一)	80
日喻	83
文与可画筍筍谷偃竹记	88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 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 由二首(选一)	93
四、黄州的东坡居士(1080—1084)	95
初到黄州	99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101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104
念奴娇(大江东去)	107
方山子传	111
东坡八首(选二)	115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 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117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19
前赤壁赋	122

后赤壁赋	129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133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137
记承天寺夜游	139
书临皋亭	139
满庭芳(归去来兮)	142
五、从江湖到玉堂(1084—1088)	147
赠东林总长老	153
次荆公韵四绝(选一)	156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选二)	159
书吴道子画后	161
惠崇春江晓景二首(选一)	163
答张文潜县丞书	165
如梦令二首(为向东坡传语)(手种堂前桃李)	168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170
六、还来一醉西湖雨(1089—1093)	173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176
六一泉铭并叙	178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181
潮州韩文公庙碑	184
东府雨中别子由	190
七、流放到海角天涯(1094—1099)	191
南康望湖亭	197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200
记游松风亭	202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204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	207
纵笔.....	209
和陶止酒.....	211
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 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214
试笔自书.....	217
书上元夜游.....	219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选二).....	221
千秋岁(岛边天外).....	224
纵笔三首.....	227
八、走向生命的完成(1100—1101).....	229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选一).....	235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236
书合浦舟行.....	238
答谢民师书.....	241
答径山琳长老.....	246

一、苏贤良的雪泥鸿爪

(1037—1068)

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并不是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有名的君主，但今天的人们经常可以在包公戏里看到他。实际上，他曾经拥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在历史上比包拯远为重要的大臣，而且主持了中国史上少见的四十余年太平政治，统治着一个包含了不少隐患但大体上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升平世界。一般的皇朝，生养积聚到了这个阶段，不是忙于建功立业、开疆拓土，便是贪于享受、腐败堕落，但这位宋仁宗却既不雄心勃勃，也不甘于堕落。他也曾极不情愿地应付邻国的挑衅，却讨厌战争，选择了用“赐予”大量钱财来解决边疆争端的“屈辱”方式。他也曾任用范仲淹等大臣企图改革政治上的某些弊端，但遭到另一部分官员反对时，他便放弃这种改革，同时却能保护那些改革者，使他们的仕途生涯渐入佳境。他喜欢读书，把儒家的经典抄写了发给臣子们去看，自己也愿意遵守古训，那些资深的大臣经常限制他的权力，年轻的御史们经常批评他的行为，他一概予以容忍。他似乎不太为政府连年出现的财政赤字担忧，毫不吝啬地取出皇宫里深藏的帝室财货去补贴政府的支出，而个人的生活据说非常节俭。对于政事，他很少自作主张，而是不厌其烦地听着朝官们的商议甚至争吵，只要提出意见，不管采用与否，他不会忘记给予鼓励，有时竟充当起婆婆妈妈的调停人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包公戏里看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大臣们比皇帝具有远为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却都心甘情愿地效忠于这位缺乏个性的皇帝。他的无所作为使士人们被有为之心鼓动得几乎无法忍耐，而他的宽仁态度又总给人希望。

就在这位宋仁宗登基十余年后，景祐三年（1036）的十二月十九日（西历1037年1月8日），苏轼（字子瞻）出生在四川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宅。他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弟弟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在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一家人就占了三位。据司马光为苏轼母亲程夫人作的墓志铭，这程夫人也知书识礼，而且很支持丈夫和儿子去实现其有为于当世的理想。可以想见，苏轼兄弟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十分良好的。

而在苏轼接受教育的年岁里，他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正崛起于政坛、文坛，并越来越具有深广的社会影响，正如苏轼后来的评价：“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六一居士集叙》）原来，北宋的政治、行政制度，多是宋太祖、宋太宗时根据实用的需要建立的，谓之“祖宗家法”，但时移势易，日久不免生弊；而且，安定的时代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氛围，使范、欧一代士人们不再满足于那种只随实用而转移的政治，认为那是毫无理想可言的“苟且”政治。他们要求“通经学古”，建立宋代的新儒学，按照新儒学的理想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并鼓唱士人的“气节”，按照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他信奉的学说来进行政治和文化活动，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以“道”自立，壁立千仞，绝不阿合苟容。这当然会与既定的社会秩序有所冲突，连宋仁宗也只给予了软弱的支持，但范、欧等人的努力使社会风气得到改变，从建国初的实用主义转向了高昂的理想主义，士气空前振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激发着幼年苏轼的人生志向。

他与苏辙一道在宅内的南轩读书，此南轩又名来风轩，是个书堂，置有苏洵亲自校读过的藏书。据苏辙的回忆，兄弟俩当时在南轩所读的主要是历史书，所谓“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从历史事迹中探讨政治的得失，这不但成为苏轼成年以后古文写作的重要内容，也展现着北宋书生型政治家的特有风范。

到宋仁宗年近半百时，欧阳修进入了其仕途生涯的黄金时期，而21岁的苏轼也于嘉祐元年（1056）随其父、弟走出四川，到达北宋的京师开封府。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使苏洵的文章几乎风靡了京城，名声大振；苏轼、苏辙兄弟也在次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被身任主考的欧阳修录取，同时成为进士，可谓一举成名。据说，这两位年轻的新进士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青睐，他的妻子曹皇后后来回忆，当年仁宗回官后曾兴奋地说，他为子孙得了两位宰相。当时掌管政权的宰相富弼、掌管兵权的枢密使韩琦，都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同志和至交，他们都接见了苏轼，在一起怀念已经去世的范仲淹，对苏轼则充满了期望。

然而，正当苏轼初入仕途一帆风顺之际，他的母亲程夫人在家乡眉山病逝。消息传来，父子三人仓惶离京，回乡奔丧。这位程夫人在人世的最大期望就是想看到丈夫、儿子成名，但她还未听到喜讯，就离开了人世。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在一举成名的喜乐得意之际，遽然听到丧钟的敲响，领略到生命的本然的悲剧底蕴。按当时礼制，儿子须为母亲服丧二十七个月，即“守制”或“丁忧”。因此，苏轼便丁忧家居。直至嘉祐四年（1059）十月，三苏才带同轼妻王弗、辙妻史氏，第二次出川赴京。此时的苏轼已经有了“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这样略带苍老的感慨。

这次走的是水路，他们舟经嘉、泸、渝、忠、夔等州，出三峡至江陵（今属湖北），已是岁末。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旅行，一路上山川文物、名胜古迹甚多，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于是有了包含三个人一百多篇诗文的《南行前集》，编成于江陵的驿舍里。其中有苏轼诗四十余首，是现存苏轼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这一年，王弗生下了长子苏迈。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三苏到达京师。因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轼兄弟得以参加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简称“贤良科”，倘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擢，故俗称“大科”。按此科考试制度的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献上他

所作的策、论五十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对今后施政的建议。制科考试在次年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成绩，因为按宋代制科评定对策成绩的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等级最高的就是第三等，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唯有一个吴育获得过第三次等，其余皆在四等以下，故苏轼这次的成绩是破天荒的。同时，苏辙的对策却因指斥时弊过于激烈，被一些大臣认为涉于不逊，主张黜落，但因为考官司马光的坚持，仍被取在四等。他们的荐主欧阳修高兴之极，在书信中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兄弟二人再次给京师带来了轰动。

这样，在仁宗皇帝治世的最后几年里，苏轼得到了“贤良科”三等的光荣出身，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他被委任为大理评事、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于嘉祐六年（1061）将近年底的时候，告别父弟单独赴任，正式开始了仕宦生涯。直到宋仁宗去世的嘉祐八年（1063），苏轼仍在凤翔任上。对于这位仁宗皇帝和他信任的大臣韩琦、欧阳修等，苏轼怀有父师一般的感情，因为他们给予他的记忆，不单是青年时代的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还有宽厚谦逊的君主和敢于担当的大臣这样一种理想的配合模式。这种模式所造就的比较宽松自由的氛围，在后来越来越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成为最温馨的追忆。我国古代正史中对这一代君臣的肯定之辞，考其来源，很多出自苏轼的笔下。可以说，这位苏贤良是仁宗朝文化的产物，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止一次地担当了仁宗朝政治的辩护人。

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苏轼在凤翔任满三年还朝，已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还朝后，以殿中丞差判登闻院，又经过一次学士院的考试，授取直史馆。从当时仕途常况论，他的升迁可算顺利，宋英宗对他也比较重视。但此时他家里又接连发生变故，先是妻子王弗于治平二年五月病卒，然后是父亲苏洵于次年（1066）四月逝世。苏洵之死是朝野震动的，朝廷给予了颇高的哀荣，由政府负责具舟送灵柩还乡。这样，苏轼兄弟扶柩上船，由京师出发，下汴河，经淮河，转